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四三七回 辨詩句無量難言 識仇人智能報信

話說施公慢慢的說了那番話，皆是刺著無量的心。無量一聽此言，心中無不疑惑，暗暗發惱道：「這個人忒也可怪，為什麼處處總刺著我的心，這是什麼人呢？」心中暗惱，臉上卻有些怒色了。因問施公道：「你這老先學，咱出家人，並不曾與你有什麼難過，為什麼要鬧僧人頑笑？」施公道：「大和尚忒也見怪，某說的是佛經上言語。大和尚既參禪說法，怎麼連這佛經也不知道嗎？況且始作俑者，並非某為始，有黃老先生之『美人偏在老僧家』一句，他已先某而言，某不過假而戲謔，以老字易一小字，這也不算什麼。至說『暗香疏影知何處，踏遍山隈與水隈』，這是和尚尋梅詩，某亦不過進一句，不必在山隈、水隈，就是續閣畫樓、蓬門板屋，暗香疏影也是有的。難道和尚定是派梅花在山隈、水隈去尋，別的地方，就不許有梅花麼？大和尚，非是某強辯，你也未免少見多怪了。」這一番搶白，無量頓口無言，半句也說不出，只是暗暗含怒道：「咱若不因黃、吳二人，咱倒不管他是什麼廩膳生不廩膳生，咱就要結果他性命。他處處打趣我，偏說出一片大道理，堵住我的口。豈不可惱？」此時臉上就有萬分不善的形色現出，而且露出殺機。

施公一見，便料得□分。正要拿話打開，免致受他的苦惱，卻好吳幼山在旁說道：「和尚也不要動氣，任老先生也不須動氣。我們到此為尋消遣，既是你老先生到此，為慕詩名而來，若因這遊戲筆墨兩人動惱起來，不但結不成方外良緣，倒要變成文字之禍了。現在天時已不早了，將次日落。咱們進城，還有□餘里地，不如趁早回去罷。不要趕不進城，城閉起來，那就費事了。」施公見說，因乘話說道：「若非吳老先生提起來，某真個忘卻路遠的事了。但今日乘興而來，尚未盡興而返。諸位大作，均已捧讀，某尚未效顰呈政，擬仍明日與二位老先生約定再來此一聚，好好的做一個圍爐飲酒，聯句吟詩，不知大和尚可能見納鄙人，不致閉門不納麼？若得容納，當一洗今日惡習，不涉於遊戲。如不遵者，罰生金谷之數何如？」這一番見怪不怪的話，說得無量倒好笑起來，暗道：「這分明是個渾人，不然定是書腐。不必說他別的，看他說這些話，也不曾看看我的臉色，盡著隨口亂道便了。」心中盡管這般想，口裡卻不能不答應，因答道：「任老先生說哪裡話來？」

僧人惟恐老先生動氣再也不來。若老先生仍以僧人為可教，明日務請早臨，以便僧人領教。」施公道：「如此則太妙了！也可補今日之不足。」說罷，便與黃宜伯、吳幼山一同站起身來，向無量拱手，說道：「打擾了，明日再來叨教。」又與黃宜伯、吳幼山謙讓了一回。吳、黃兩位讓他先走。施公又再三遜讓，只得在前走了。吳、黃二人在後相陪。無量直送至方丈外，才轉身進內。

施公與黃宜伯、吳幼山三人出得廟門，緩緩進城。沿途三人談得頗合適，蓋因都是學究，所以極談得來。哪知施公當出廟門的時節，迎面來了一個和尚，一見施公，就將他上下一看，心中好生疑惑，暗道：「這不是施不全麼？」認得施不全的，你道是誰？原來這和尚名喚智能，在先姓黑名喚一個亮字，綽號黑煞神；本在落馬湖李配名下做一名頭目，慣使一把戒刀。當施公被困落馬湖的時節，他曾見過；後來李配被捉破了落馬湖的時節，他卻借水逃走出來，流落在外，做了一二年流寇。後來遇見無量，因與無量結為生死之交，又經無量勸他削了發，好掩人耳目，他就改名智能。所以現在也在這關王廟內。他日間無事就在各處巡風，打聽有什麼大注財物並美貌婦女，打聽實在，就回來送信與無量，就著分派人前去搶劫。無量手下這一班師弟兄卻也不少，共有□八名，喚做□八羅漢，個個皆是武藝超群，本領出眾。一律是智字排行：一個喚智亮，綽號賽金剛，使一把中耳潑風刀；一個喚智明，綽號鐵背漢，使一把五股叉；一個喚智化，綽號三太保，使一把戒尺；一個喚智武，綽號伏地太保，使兩把雙刀；一個喚智慧，綽號飛毛腿，使一根齊眉棍；還有智行、智空、智其、智悟、智性、智靜、智誠、智定、智法等人，皆是武藝出眾。惟有智慧那兩條飛毛腿，一日可行五百里。只要在五百里之內有了財爻，或是見有美貌婦女，他便去搶劫，到來往返，只消兩日，從來不曾被人捉住。更兼那齊眉棍有五六□斤。更有鐵背漢智明、賽金剛智亮，飛簷走壁，其快非常，而且他二人兩般兵器，亦復超群出眾。無量看重他們三人，就是搶劫來的財物、婦女，都與他們這一起人大家享用。這□八人，平日卻不常見面，都在外面時多，即使回廟，多半在禪堂裡，關著禪堂，不使外人看見。

黑煞神智能進了方丈，一見無量，便問道：「師兄，今日有什麼客人到來？」無量見他問得詫異，因即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向來不曾問過這些閒事，今日忽然問我有甚客來，卻是何故？」智能道：「師兄！我問的不是熟客，問的是什麼生客到來不成？」無量見問，更加疑惑，因答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但有一個□不全的模樣，他自稱姓任名喚也樵，北京人氏，是一個優廩膳生。說因山東巡撫與他有世誼，請他到巡府衙門做師爺，他路過此地，要看一個至好朋友，不期未遇，住在客店。」

聞得愚兄的詩名，特地前來拜訪。愚兄見他倒是個書生本色，覺得還有些傻氣。彼時黃翰林皆在此處，便與他談了一陣詩詞，才走了沒一會。他臨行時，還說明日再來與愚兄聯句吟詩。就是這個任也樵，並沒有別的生客了。」智能又問道：「他還是與黃翰林、吳翰林二人一齊來，向來與他們二位相識的？」

還自獨來的呢？」無量道：「黃翰林、吳翰林本不認識他，還是這裡相識的。賢弟追問他做甚？」智能道：「他獨自來的了。」無量道：「不錯。」智能道：「小弟問你，那總漕施不全，兄長可認得他麼？」無量道：「咱不認識。」智能又道：「師兄不認識，這也罷了；可曾聽別人說過這『施不全』三字麼？」

無量道：「怎麼，聽說施不全這賊官專與咱們一路上的朋友作對，誰不恨他，要將他碎屍萬段呢！」智能道：「師兄可知今日來的那個任也樵是誰？」無量見問這句話，忽然將他提醒過來，便說道：「難道他是施不全麼？」智能說：「不是他還是誰呢？你不問他姓，但看他那□不全的樣子，就該明白了。」無量聽說，直氣得三屍冒火，七孔生煙，大喊不止。智能道：「師兄但如此發怒，有何益處？須得想個方法兒將他捉住。」

不知他們想出什麼法兒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